

昭代記

鹽谷世弘編修

五

大猷大君記一

起寬永元年

止寬永七年

リ 5

671

6



門 伊5  
號 671  
卷 九



昭代記

大猷大君記一

大猷大君諱家光台德大君長子母崇源大妃  
 慶長九年甲辰七月十七日生於江戶西城少  
 名竹千代十二年立為世子十三年以內藤若  
 狹守清次酒井備後守忠利青山伯耆守忠俊  
 為傳台德大君嘗觀樂會地大動衆皆駭走大  
 君不動時世子隔屏風而坐青山忠俊抱之以  
 走世子問大人避宮乎否忠俊荅不知世子怒  
 曰安有大人未避而吾獨避之哉因批其頭嘗

昭代記卷六

內讎烈祖賜爵世子世子酬之禮酬時手取肴  
於盤進之而世子適忘公子國千代自旁代進  
既罷烈祖謂侍臣曰竹千代必為偉器彼忘侑  
肴而阿國代之在他兒將面發紅而舉止自若  
可以見其度量矣崇源大妃鍾愛國千代供億  
豐優中使自兩大君至者適國千代宮輒醉飽  
加以恩賚由是群臣媚附焉而東宮則寂然永  
井直清傳十郎信濃守尚政弟也獨候伺東宮終  
始匪懈保母春日局深憂之以為直清忠正無  
貳密以世子命諷尚政直清曰雖微命固將請

焉尚政聞直清言遽起直清謂拒已言牽裳  
之尚政笑曰世子有命安得不更衣即入白儲  
君不安狀大將軍驚曰苟如此何不早告焉益  
尊重世子儲位乃安元和二年以酒井雅樂頭  
忠世土井大炊頭利勝青山伯耆守忠俊為傳  
按忠俊慶長十三年與酒井忠利內藤清次同  
命傳先臣因疑有一誤然前命如少傳後命如  
大傳未可知烈祖謂大將軍曰竹千代事無大  
小悉以咨三人勿聽他人言昔我少壯時信大  
賀彌四郎遂誤三郎言未畢泣下且曰父必求  
其子類已是不協之原也宜因其材質成就之

三人同心輔導。德慧益進。一日忠世朝見。座側有撒金香。撞命侍者取之。世子有愧色。曰。堀田正盛所進也。忠世曰。昔烈祖在駿府。方食。見侍臣著新樣美袴。慍而不食。以責其奢靡。正盛年少淺思慮。獻此竒玩。以誘驕侈。夫奢不與亂期。而亂自至。可不恐乎。手毀之。世子學猿樂。忠俊偶入。見其對鏡治粧。直前取鏡投庭。曰。是豈人主之所爲哉。世子改容謝之。六年九月。加首服。改名家光。拜從二位權大納言。八年九月。行撰甲儀。十一月。遷居西城。九年三月。拜右近衛大

將右馬寮御監。四月十七日。登日光山。拜闕宮。七月。從大將軍。如京師。入伏水城。廿七日。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實條。頭中將藤原季俊。就伏水城拜正二位內大臣。征夷大將軍。淳和。奘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賜牛車。隨身兵仗。右大將右馬寮御監如故。八月六日。入覲謝恩。閏月。大駕還江戸。是月。岡崎城主本多豐後守康紀卒。賜子伊勢守忠利。遺封五萬石。十月。封仁賀保兵庫頭。舉誠於出羽。由利邑萬石。加六鄉兵庫頭。政乘萬石。自府中移封出羽本庄城。并舊食二

萬石移河中島領主岩城四郎次郎義隆於出羽龜田城食二萬石先是筑前國主黑田長政卒是月分其封賜長子右衛門佐忠之四十三萬石叔長興五萬石季高政四萬石長政以關原功封筑前五十二萬石偃武後絕口不復言兵事招學士林信勝受論孟信勝爲著卮言抄有小瀨甫菴者編豐臣氏史請長政需其功狀長政曰予之從軍爲國而不爲名也今世屬升平而以武顯非吾志也平素檢身修政能納規諫月集士大夫燕語以求直言名曰異見會嘗

宴宰臣長政誦謠合座嗟賞獨毛利光一默然垂泣長政問其故曰臣粗學謠識其曲節今公所誦無有合調者公聰明何不知其拙而誦之非驕乎群臣皆知其劣而譽之非諂乎君驕臣諂臣不知其終如何是以不覺涕下長政稱善賞以名刀終身不復誦謠云皆川山城守廣照上總介忠輝之傅相也忠輝之廢坐奪封十二月赦廣照賜常陸府中田萬石其子志摩守隆庸五千石加阿部備中守正次五千石自小田原移封武藏岩槻城并舊食五萬五千石加永

井信濃守尙政五千石并新墾田食二萬四千石加青山大藏少輔幸成遠江地三千石青山忠俊之從駕京師也病不朝及還大將軍使幸成傳密旨收其岩槻封移之上總大多喜城給二萬石實忠俊於上總網戶世莫知其罪者忠俊性剛毅而寡默見人主有過失輒捐軀切諫或至憤激詬罵而接下有恩禮好獎拔人材雖在寒微子弟一見其面終身不忘及廢舉世歎惜焉

寬永元年甲子先朝之時諸巨藩朝江戶者大

將軍或郊迎之禮分未定至是召諸侯伯於朝諭之曰我祖考因卿等力定天下且以其嘗比肩同儕故加禮待不敢比譜第將士至於孤則襁褓已主天下自有與祖考異者今已居總統之任而等夷待之體統非宜自今待卿等當同於譜第若不厭心其各之國給暇三載熟思以決去就伊達政宗曰諸侯孰敢不從命或有異志政宗請前驅以蕩滅之又顧侯伯曰公等意何如皆逡巡曰惟命之從大將軍乃起入室便服獨坐以次延諸侯賜佩刀諸侯受刀拜大將

軍曰。檢刃。諸侯悚息。抽刃寸許。而後退。自是德川氏權勢益定。是時巨藩宿將。逮織豐二氏時者。唯政宗及細川忠興。加藤嘉明等數人。而政宗尤爲耄老。酒井忠勝嘗退朝。與政宗遇于序廂。政宗謂忠勝請角力。乃相共搏。井伊直孝偶過。謂忠勝努力。若輸則譜第之耻也。忠勝終投政宗。皆哄笑而去。大將軍嘗宴政宗。直孝在座。酒酣。政宗舉觴起曰。侑諸可意人。前獻大將軍。直孝掣政宗肘云。不敬。却其杯。明日政宗詣直孝謝過。當時簡樸。大率類此。三月。西班牙國使

來到薩摩。請赴江戶朝見。廷議以其國奉耶蘇教。却之。先是召松平忠昌。使執政。先傳旨曰。忠直不道。幽廢。褫封。然以政中納言之後。忽諸亡滅。大君深悲焉。因欲使卿嗣後。殿下令。應而命。忠昌曰。大君愍秀康後絕。令臣奉祀。何榮加旃。然有嫡孫仙千代在焉。大君尚垂恩於仙千代乎。則惟命之從。若廢之而獨仁於臣乎。臣不敢承當。土井利勝曰。仙千代爲大君之屬。媿如之何。廢之。但國家有大憲。不得不壹正法。卿請勿辭焉。他執政亦皆從。憑之。忠昌不敢從。曰。若然。

有內旨曰必不廢仙千代則當拜命不然則不能從也利勝乃謝罷忠昌忠昌退告病不朝是月賜松平仙千代越後高田城廿五萬石忠昌自高田移越前北莊城食五十萬石改北莊曰福井福井南通京師北控加能爲北道要鎮秀康所招致之士又多萃胄右族大率雄鷲叵制不可以付幼冲故舉其舊土賜忠昌分大臣本多富正以下百有五人爲之臣五月封本多飛驒守成重於越前丸岡城食四萬六千餘石成重舊爲前宰相忠直傳相至是還仕幕府大垣

城主松平甲斐守忠良卒賜子五郎忠憲遺封五萬石六月先是桑名城主松平隱岐守定勝卒子河內守定行襲封十一萬石移松平出羽守直政於越前大野城食五萬石賜其子五郎八直基安房勝山三萬石七月福島正則死于河中島謫所遣堀田勘左衛門正吉檢尸則其臣津田某旣荼毘之矣以犯律收所給四萬五千石長子備後守正勝先父死賜庶子市之丞正利三千石以存其祀正利寬永十四年十一月卒無子家絕浦城主松平伊豆守信一卒年八十六先是信



一義子安房守信吉先父卒故賜孫山城守忠  
國遺封三萬五千石八月鹿島領主鍋島和泉  
守忠茂卒賜子孫平太正茂遺封二萬五千石  
遣青山大藏少輔幸成傳命甲斐中納言忠長  
加封駿河遠江并舊食五十五萬石忠長不色  
喜又無謝辭傳相鳥居成次在側幸成與成次  
言陳賀忠長慨然曰嗟幸成爲三州過我分乎  
我親將軍之子弟豈慊於懷乎成次彌縫以罷  
幸成因進垂涕諄諄懇諫忠長不得已登朝謝  
恩於是遷治駿府西諸侯每東觀必先朝駿府

進士宜如烈祖在時忠長乘貴驕慢一夜夢日  
裂爲二意謂是天下分裂之兆一統之業必在  
於我獨自喜益多放肆之行忠長愛駿犬畜數  
十疋出則前驅牽之一日出前驅見薩摩士避  
駕跪路旁放犬噬之士踊躍抽刀砍之忠長遣  
使請得殺犬者甘心焉島津家久恚曰獬犬可  
斬孰敢束手見噬傷且以狗彘視我士何其不  
理也終不肯遣忠長大怒欲待其還國而要擊  
之上井利勝居中和解之其他不法浸淫漸聞  
矣加酒井讚岐守忠勝二萬石并舊食三萬石

移大垣城主松平五郎忠憲於信濃小諸城食  
四萬五千石分其五千石賜忠憲庶兄采女忠  
利移福智山城主岡部內膳正長盛於美濃大  
垣城五萬石如故移中島攝津城主稻葉大夫紀  
通於丹波福智山城其四萬五千石如故十一  
月薩摩國主島津家久使其宰請曰自東照宮  
統治而還于今三十年世平民驩天下孰不仰  
洪澤請令吾儕室家常居江戸則夫人皆安於  
居其府城矣可之先是諸侯多置孥於江戸然  
或移或否至是家久首徙家眷諸侯相繼倣之

江戸益盛十二月朝鮮國王李某使鄭豈姜弘  
重來聘加京極若狹守忠高二萬石并舊食十  
一萬三千餘石加越前傳相本多伊豆守富正  
六千石并舊食四萬五千石以爲松平伊豫守  
忠昌傳相封稻葉丹後守正勝萬石正勝內匠  
頭正成之子也其母爲春日局正勝幼從母養  
於後宮及長敏而有氣力奉公恪勤匪懈能獻  
替可否又以母故稍貴幸加駿河傳相鳥居土  
佐守成次萬石并舊食三萬五千石以守甲府  
城有僧靈岸者勸募聚財課役夫搬土石填城

東海湄爲原陸者十八町是歲竣功創巨刹名靈岸寺世呼其地亦曰靈岸島大將軍嘗出城門指其前面邸問是誰宅侍臣對曰酒井雅樂頭乃側目視之一日當朝會諸侯皆晨集而大將軍宿在子城未還忠世自往促歸將命者不敢通忠世直入白之大將軍怒曰不通謁而入何也宜退而俟罪焉忠世曰臣不敬之罪請得俟後命今列侯咸會宜速回軫而行禮焉大將軍乃還受賀居數日未有後命忠世白前大將軍曰臣性拙劣加以耄賸頗失大君旨請免職

因言前日事前大將軍詣大將軍宮召忠世侍座謂之曰卿年老久勞於輔翊且甚寒蒙此手取幅巾授之忠世不敢戴大將軍申諭令戴大將軍莞爾曰巾甚稱矣前大將軍謂大將軍曰如聞忠世失歡彼先朝之勲舊練達政務及禪大統并以付焉而以迕旨疎之是私意也治天下者豈容有私意哉因反覆申誠大將軍惶恐謝過旣而徵忠世謂之曰卿忠於我我乃弗之諒噬臍莫及焉自今後見我過宜直諫勿諱焉會浚城湟大將軍巡視執政庶司從焉乃令忠

世前行。大將軍連言戴巾。忠世乃取巾於懷。蒙之。自是寵遇如初。

二年乙丑。大將軍銳意圖治。土井利勝每啓事請旨。不言己意。先取處裁。所命未允。輒曰。請再四詳審。大將軍乃反覆思之。必得其當。然後發命。故日益明。習政體。事無過舉焉。大將軍嘗登譙樓。望見工場。有小吏盜材者。顧問左右。左右未應。利勝前賀曰。東照宮之居。三河屋傾不遑造。垣頽不及補。當是時。雖賞盜。盜何由至。方今工場材木。丘積。州郡運輸。絡繹輻湊。雖日盜千

章。守者不覺。國家豐饒至此。臣敢賀焉。故事。執政議機事於密室。利勝命設座於千席院中央。盡撤戶障。軒豁呈露。以議。利勝之宰曰。寺田與左衛門有奇才。大將軍時使人就利勝家詢事。命曰。利勝不在。則諮於與左。與左慮事。或未決。輒歸家。白晝閉戶。點燈繫鼓於頸。舞蹈。然後謀慮出。率出人意。表云。先是成瀨正成在尾張。遭病。自謂不起。力疾來江戶。大將軍使土井利勝往問之。正成常言。吾必赴日光山而死。故有是行。子弟宗族固止之。正成曰。素懷不得遂。願當

烈祖忌日而死。正月十七日沐浴易衣告別於父兄弟弟晏然而沒。年五十九。大將軍甚哀惜焉。令都下停樂三日。如大朝執政之喪。賜子半右衛門正虎遺封三萬五千石。是日僧天海在日光山見正成衣冠謁神廟。驚曰。成瀨君其謝世邪。馳使問則死矣。正成生與烈祖同日死亦同日。遺命埋骸於日光山闕宮側。託天海建碑。正成之少也。從烈祖在大坂。豐臣太閤與烈祖登城樓見三河士調馬。太閤問烈祖。驪馬紅韁者爲誰。曰。成瀨小吉也。問其祿。曰。二千石。太閤

曰。好男兒。若臣於我。則予五萬石。他日請之。烈祖以命正成。正成固辭。烈祖曰。汝仕豐臣氏於我。亦有便。正成泣曰。公以臣爲利祿易君者耶。若強命焉。則臣有死耳。烈祖以告太閤。嘆曰。卿得良士。何其多也。正成父正吉從長篠軍。自畫其戰鬥狀於屏風。正成亦自畫長湫血戰狀。以爲一雙。傳之子孫。父子生長於兵間。並解丹青。世竒之。三月定賜第步數。萬石至七千石。方五千步。或四千步。或三千步。至二千六百石。方三千步。或二千五百石。至一千六百石。方三百石。至四百石。或二百五十步。或二百石。至一百石。

二十步或四十步四月長門前中納言輝元卒初輝元  
 之降也削安藝備後八國賜長門周防三十六  
 萬石輝元以為莫以祿士請納二州自逃於高  
 野為僧秀元使人檢地得七十萬石以告輝元  
 喜乃就封及卒賜賻銀五百枚秀元有文武材  
 征韓之役十四歲命為總督諸將能用命大將  
 軍素聞之曰吾益友也每東觀數召問古今成  
 敗得失以為樂人不曰毛利參議而曰談伴眾  
 皆川廣照亦以葦艾多聞識被親與林信勝大  
 橋立慶等同侍燕語廣照號老圃有所欲告書

老圃結

著諸刀條以備忽忘進朝者多倣之呼曰老圃  
 結優高年賜乘輿入門七月十七日大駕登日  
 光山拜闕宮大將軍甚敬祖先諸老臣侍燕間  
 言及東照宮事輒曰少族之乃改衣帶盥漱然  
 後聽之每有迅雷火災必衣冠遣中根正盛壹  
 守護視紅葉山大廟未還不敢脫盛服廿日大  
 駕至自日光山松平在衛門佐正綱有才幹善  
 治財立貢賦制巧為培植嘗表日光山行道以  
 杉數萬章鬱葱為林是月加正綱相模甘繩地  
 萬七千餘石并舊食二萬二千餘石初正綱之

在三河也。祿微赤貧，有一朝衣，嘗當暑節，濯之未乾，因欠朝參。烈祖問而知之，乃賜布一匹。後封侯，每語人曰：往歲賜布之喜，勝乎賜萬石。九月，酒井阿波守忠行以父蔭，賜上野田二萬石。忠行雅樂頭，忠世之子也。封內藤伊賀守忠重萬石，以為書院番頭。中村陸奧城主相馬大膳亮利胤卒，賜子虎之助義胤遺封六萬石，加稻葉丹後守正勝上野田萬石，并舊食二萬石。十月，豐前參議忠興將歸藩，大將軍賜之駿馬。初，烈祖得良方，輒造精藥，製之，世稱烈祖神藥。前大

將軍召忠興，賜之藥，曰：宜備遠涂之用。又錫寶刀，曰：此清水藤四郎所造也。吾昔與卿侍豐太閤，卿視此刀，曰：若得佩清水刀，把利休、髻、膨、茶匣以行茶儀，則天下之至樂也。其言猶在耳。今將遠別，聊以贖之。忠興感謝而退。狹山河內領主北條美濃守氏信卒，賜子久太郎氏宗遺封萬石。十一月，大獵於牟禮野。大將軍急令諸隊向北，隊長以四野曠渺，難辨方面，喧聒雜擾。時方晌午，松平信綱仰見日影，令曰：背日，諸隊乃定。創寬永寺，從僧天海請也。十二月，移高槻攝津城。

主內藤紀伊守信正於近江長瀨城五萬石如故大將軍觀磨下士甲冑器械以上田萬五郎元勝新見藤四郎正信黑澤木工助定幸安部次郎兵衛正成器備充豐各增賜采百石加賜植村出羽守家政三千五百石以爲大番頭三年丙寅正月封阿部豐後守忠秋萬石去歲臘古河城主永井右近大夫直勝卒年六十三賜子信濃守尚政遺封并尚政所自食共八萬七千餘石分其萬石賜三子傳十郎直清豐前守直員長八郎直重初井伊直政之封澤山也

辭弗受曰成統一之功者吾儕百戰之力也而池田福島等以一戰勞賞皆在我上者何哉直勝往說直政曰池田等之於我非有君臣之分也而弃妻子不顧爭命白刃之下以誅大憝而興臣僕同賞何以服天下之心子之所將關東兵也所食關東粟也雖舉軍殞命安敢望其報今特恩益封不亦幸乎直政勃然曰子以獲一信輝首故輕我乎我雖不肖不與子輩同伍直勝曰子少年承殊寵多隸壯士以爲隊帥故屢有功若予常侍磨下故不能立功耳若易地則



豈出子之下。拂衣而去。後數日。直政慙悔。謝恩受封。自齎寶器。造直勝。謝曰。疇昔之言。僕深耻焉。僕藏一茶壺。曰文林。相傳出於明國。聊進之。以表吾微忱焉。直勝弗受。直政曰。子幸誨僕。死骨復生。而却之。是竟不寬僕也。直勝乃受。遂爲金石交。直勝受學林信勝。年老作教訓和歌十五首。以授子弟。子弟皆慎貞共職。並不墜家聲。云。四月。加阿部備中守正次三萬石。并舊食八萬六千石。自執政。出鎮大坂城。長瀨城主內藤紀伊守信正卒。賜其子豐前守信照。遺封五萬

石。閏四月。本多中務大輔忠刻卒。忠刻妻者前大將軍之女也。給粧田十萬石。至是收其田。小幡領主織田兵部大輔信良卒。賜子百助信昌。遺封二萬石。六月。前大將軍如京師。廿日入二條城。七月十二日。入觀。獻白金五百枚。綿千把。皇后白金三百枚。綿五百把。大將軍以是日發江戶。八月二日入京師。十八日。天皇使中納言藤原實顯頭中將藤原基音。就二條城。拜前大將軍大政大臣。固辭。改拜左大臣。拜大將軍從一位右大臣。翌日。拜駿河中納言忠長。尾張中

納言義直紀伊中納言賴宣皆從二位權大納言水戶宰相賴房從三位權中納言九月六日天皇幸二條城兩大將軍迎拜文武百官及諸侯皆扈從幣獻之腆供億之殷卓越前古天皇大驪駐蹕五日大設饗宴舞樂蹴鞠天皇御製和歌兩將軍以下皆應制賡歌親王公卿百官皆有贈遺陪從諸侯各進階一級行幸之儀久曠有司爲儀注高倉天皇之幸福原後小松天皇之幸北山皆威儀草潦近代聚樂之幸則儀流華侈典禮闕如盡不足據以爲矩當邦隆極

治之際逍遙游豫不愆禮不僭度振古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十三日天皇再詔拜前大將軍太政大臣大將軍左大臣是月封小笠原幸松丸長次於播磨龍野城六萬石長次信濃守忠修之子也大坂之役忠修從父秀政死事長次在襁褓因使忠真襲秀政封忠真固遜不得命後又數辭大將軍嘉其謙讓因盛典錫命於二條城褒忠修死事且成忠真之禮讓也封本多能登守忠義□□□□四萬石松平中務大輔忠知於出羽上山城四萬石移上山城主松

平川後守重忠於攝津三田城食三萬石崇源  
大妃薨十月大將軍前大將軍相尋還江戶十  
二月定布帛制加山形城主鳥居左京亮忠政  
二萬石并舊食二十二萬石賜內藤百助正勝  
兄修理亮清政遺封二萬石加內藤伊賀守忠  
重萬石以松平伊豆守信綱阿部豐後守忠秋  
爲小姓頭封堀田出羽守正盛萬石以爲小姓  
組番頭

四年丁卯正月會津城主松平下野守忠鄉卒  
忠鄉蒲生氏鄉之孫也無子封除賜忠鄉弟中

務少輔忠知伊豫松山城二十四萬石以會津  
東方要鎮欲賜藤堂高虎高虎曰莫若加藤嘉  
明嘉明恪謹奉公必無東顧之患矣於是加嘉  
明二十萬石賜會津城并舊食四十萬石嘉明  
辭曰臣老矣士若河村權七亦皆死莫以衛大  
邦矣大將軍曰有子若明成奚爲不能守焉嘉  
明乃奉命是日明成遇伊達政宗於廷政宗手  
加額曰聞卿父子封會津無寧備乃翁乎乃翁  
雖耄矣然非卿輩所能禦也因大笑明成曰老  
黃門若承賞倍地則今卽來矣征韓之役嘉明

與高虎爭功不和。至是嘉明聞高虎薦已自詣高虎謝釋前恨。曰：「假武後十有餘年，海內寧靖，府庫充溢，諸侯加地進律，無歲無之。至麾下士增采益俸者，不可勝紀。大將軍恢廓好施，予連歲與前大將軍臨尾紀水三親藩，及駿河大納言第賜賚不貲。每以藤堂高虎立花宗茂等爲伴，亦時徵列侯於寢殿，兩將軍更開茗讌，以親待之。是時茶儀盛行，王公侯伯多造茶亭於苑環堵之室，賓主團欒，主人躬親燒炭點茶，間有酒饌，侍御自外傳送膳具，事務簡省，畢輒或覽。」

射御或張散樂，恩賜洽其臣僕。是以宗室懿親驩洽日厚，而諸侯滋和穆焉。三月，加守屋下城總主土岐山城守，賴行五千石，移封出羽上山城，并舊食二萬五千石，加真岡下城主堀美作守，親長八千石，移封下野烏山城，并舊食二萬五千石。稻葉內匠頭正成嚮封絲魚川，視松平忠昌國政及忠昌移封越前，正成失侯，還江戶，居長子正勝家。是月，新賜真岡二萬石，正成不知其所由，迨謁前大將軍笑曰：「汝妻向爲將軍乳母，不復還于汝也。乳母卽春日局也。局以保育。」

恩深被寵眷嘗夜歸城門鎖告曰春日局也久  
 松彦左衛門監門曰期既過勿論乎春日雖則  
 天照大神亦不許入焉大將軍聞之曰鎖鑰如  
 此吾得高枕而臥矣因加賜食邑或以是事為  
 天野彌右衛門  
 野傳或以為初鹿四月飯山信城主佐久間備前  
 守安政卒賜次子日向守安長遺封三萬石五  
 月京尹板倉重宗朝于江戸重宗手搨茅鞋獻  
 之曰是先臣所教臣東照宮在參河時所御也  
 願以念祖業艱難重宗明決善治訟有女童訛  
 其乳母夫繫獄重宗將他適女牽裳請釋乳母

板倉重宗

備前

夫重宗怒合女兩手以紙縷紐二指命留守者  
 曰解係者斬矣女泣家臣犯死解繫重宗繫其  
 夫三旬然後放之而賞解紐者二婦爭子重宗  
 曰官何知所用援得者即是乃使二婦援女左  
 右手女不堪痛泣一婦援得悅甚將抱去重宗  
 厲聲曰彼非力不足方爭之恐傷子不敢強援  
 也汝則反之汝非兒之母也二寺寶藏古硯皆  
 名松陰傳言平重衡遺物爭其真贋重宗曰重  
 衡貴公子硯名松陰者何必一二僧乃服婦人  
 言夫為賊所殺刀有血痕賊必病創使吏搜之

不得徧問。瘍醫一人曰：不知何人請臣載篋輿，行可二三里，掩覆使無所見，輿中抗隍如上下山。暮至其家，屋宇宏壯，主人馮几而坐，云爲賊所斫傷，臣與之藥，留十餘日，送歸家。重宗曰：汝在其家，何所聞見？曰：無何也，但歸途聞異鳥鳴，擔夫曰：所謂呼佛法僧者也。臣聞高野日光獨有此鳥，然二山非一日程，臣意怪之，而不敢問焉。重宗笑曰：汝不記俊成之歌耶？乃遣吏松尾山搜求，卽得賊人，以爲神嘗出行，市兒指輿，連呼肩防，意如有所憎怨者。重宗駐輿，問得父名。

明日召問，汝有何冤？對曰：小人有叔父，侵財訴之，不得直。重宗使屬吏檢前後按牘，因謂其人曰：吾謬矣，然事已經年，不可覆按，因出私財償之。重宗爲政，大抵略文書，人或問之，重宗曰：法令隨世增損，情僞因事轉換，文書不可專據以爲治。若以爲證，亦以爲害，故吾不務爲此也。然重宗父子所定科條，後人傳之曰：板倉政要。至今爲律。七月，以烈祖所定僧院規制漸弛，命重宗及僧崇傳會議於土井利勝宅，重定法令。八月，東埔寨遣使請修舊好。九月，江戶火，是日風

猛火發橫山街至芳原三日而滅死傷者甚多  
十月小泉<sup>和大</sup>領主片桐主膳正貞隆卒賜子石  
見守貞昌遺封萬二千石分賜次子勝七郎貞  
晴三千石十一月川越城主酒井備後守忠利  
卒讚岐守忠勝襲封并忠勝所自食共八萬石  
忠勝顏渥丹有痘斑如大豆威容儼肅有言者  
骨骼似武田信玄一異僧相之曰真萬人傑也  
爲人器度宏淵人莫能測其闡奧其輔政務存  
大體嘗有群盜蹤跡詭秘吏請倣板倉氏故智  
京師有劫賊莫能獲焉重宗乃揭榜於衢告者

予若干金又潛勅吏附注其傍賞倍則告實盜  
魁見之以爲其黨所爲乃出首忠勝曰賊主捕  
盜者爲此亦可輔相之任則異于此治天下大  
信爲本豈可以術誘人哉

五年戊辰正月前大將軍養本多忠刻女爲己  
女以嫁池田光政先是光政年甫五歲初謁烈  
祖進諸膝下撫其鬢曰輝政之孫也手賜佩鉞  
光政拔而觀之退烈祖曰送之曰神采秀徹非  
凡兒也及長英爽好學一日讀孝經至爭臣章  
謂宰臣在側者曰汝輩宜留心于此以匡予之

不逮亦須各求忠益莫諱鯁言中川謙叔權右衛門  
 曰君及是言邦家之福也然君有痘瘡相貌猙  
 獰眸子射人非溫其色焉能來諫者既罷或謂  
 謙叔子之言不亦甚耶謙叔曰國家設人臣豈  
 便其身圖哉吾為社稷言忘其不恭矣嘗進棋  
 侍醫云寒宵御冷菓非宜既而光政入後闈獨  
 嘆殆哉殆哉侍嬪問其故光政舉醫語曰吾時  
 欲云吾亦知之矣此言一出則人誰諫我思之  
 今復慄慄也一日狩于郊進行厨啜羹嚼沙光  
 政色變庖人前曰風砂入口耳飯羹豈藏塵盆

中川原

耶光政意乃解謙叔近江隱士中江原之門人  
 也原德行醇雅為時名儒光政崇慕之每東行  
 請而見諸大津驛問道求人材故其弟子多仕  
 於因幡二月定麾下士從隸之數高須美濃城主  
 德永左馬助昌重坐父子鬪爭奉公不恭奪封  
 五萬三千石幽昌重於莊內綾部門波領主別所  
 豐後守吉治以稱病不朝日耽遊畋奪封二萬  
 石先是庭瀨備中城主戶川肥前守達安卒是月  
 賜遺封二萬五千餘石于土佐守正安分其餘  
 六千石賜仲安尤叔安利四月十七日前大將



軍登日光山拜闕宮。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實條中納言源通村奉幣修法會。以當東照宮十三年法忌也。廿一日前大將軍還江戶。廿六日大將軍登日光山拜闕宮。五月朔大駕至自日光。上田信濃城主仙石兵部大輔忠政卒。賜遺封六萬石。其子兵助政俊。七月江戶地大震。城壘多壞。八月天皇欲禪位皇女前大將軍上書諫之曰。陛下春秋猶富。弄璋之慶。何不可明。未宜逃位。大將軍亦有諫疏。天皇從之。監察豐島信滿刑部有憾於執政井上正就。殺之殿廷。番士青

水義精久左衛門抱信滿扼之。義精身蒙重創。其日死。水野忠善監物止就審也。時直殿聞變馳至。問信滿何在。聞義精捕之。乃止。大將軍欲族信滿。酒井忠勝曰。誅宜止其身矣。明日賜信滿及子主膳自裁。分正就遺封。賜長子河內守正利四萬七千五百石。次子帶刀正義五千石。九月山形城主鳥居左京亮忠政卒。賜子伊賀守忠恆遺封二十二萬石。初忠政父元忠之死。節於伏水城也。豐臣氏士雜賀孫市重女獲級。收其帶甲佩刀。以為徵。一統後重次委贄水戶。嘗使人

謂忠政曰先公臨終時小人侍側其服御佩劍收藏以至今欲備諸重覽顧事近唐突而鄙衷無他伏請垂亮忠政悅請觀之重政乃齋往忠政諦覽其衣甲刀鉞泫然泣下曰不圖三十年後再觀此物髣髴如對遺容厚饗重次翌日遣使報之加以重幣曰吾子之惠大矣然吾家傳遺器尚多此物宜留諸子家以垂芳躅也自是後忠政每歲發份以通音信中納言賴房聞之命有司先使期修橋圯潔掃涂巷予重次肴饌以宴使者真岡野領主稻葉佐渡守正成卒賜

遺封於子丹後守正勝并正勝所自食共食四萬石十月以青山大藏少輔幸成爲執政幸成砥礪氣節與松平忠良本多正勝水野忠善等競講究戎備冀天下有變立大功闕器械峙饌糧聞有七經歷戰場修練武技者輒厚祿延致新發田後越城主溝口伯耆守宣勝卒賜遺封五萬石於伯出雲守宣直分其新墾田賜仲宣秋七千石叔宣俊五千石季宣知四千五百石十一月佐伯後豐城主毛利伊勢守高政卒賜子攝津守高成遺封二萬石高政豐臣氏臣九郎左

忠隣  
衛門高次子也。本姓森氏。豐臣氏與毛利輝元  
和遣高次爲質。輝元約爲兄弟。以森毛利同訓  
改稱毛利。關原之役。高政屬於我。至是年七十  
三歲而卒。課伊達佐竹上杉南部等數十藩。重  
修江戸城。十二月窪田陸領主土方掃部頭雄  
重卒。賜子彦三郎雄次遺封二萬石。初大久保  
忠隣之褫封也。天下知其寃。井伊直孝間言曰。  
公欲有所啓乎。僕請白之。忠隣曰。辱公厚誼。然  
謂吾無罪。是暴君之過于天下也。非吾素志也。  
直孝攬淚而出。及聞烈祖薨。剃髮曰。吾欲易形

所以至今者。嫌于遁刑也。且吾薦人無私。不漏  
公事。不爲隱匿之行。雖不奉佛。足成佛也。蓋示  
無復出之意也。及本多正信卒。召之不出。是歲  
卒于石崎。年七十六。向所謫二子。右京亮教隆  
主膳正幸信及山口重政二子。弘隆重恆皆召  
還祿之。教隆幸信皆至。大番頭。次年賜重政常  
陸田萬五千石。以爲謁者。天野康景之亡也。人  
莫知其所之。或傳遁匿于小田原西念寺。後七  
年。年七十八歲而沒。至是召還其三子。對馬守  
康宗左兵衛康勝六右衛門康世皆賜俸。以存

其祀先是明海徵人顏振泉據臺灣招我邊民  
逃隸爲之長自稱日本甲螺甲螺猶云頭目及  
振泉死我民代爲甲螺時紅毛夷亦借臺地築  
城郭居之其長曰甲比丹我商船適印度者過  
其近海爲紅夷所殺掠甲螺力莫之救會長崎  
商人濱田彌兵衛往甲螺備告之圖報復許諾  
彌兵衛有弟曰小左衛門子曰新藏皆勇敢有  
膽力乃與甲螺黨廿人還長崎具狀請之鎮臺  
奉行末次平藏允之備船募卒付之彌兵是歲  
彌兵裝其卒爲農丁被篋笠持鋏鏹往到臺灣

請於紅毛守吏曰日本之氓聞臺地土曠人稀  
中多蒿萊欲移住以開墾之守吏以告甲比丹  
弗信以哨船圍之數重不許遽上陸使人來言  
曰汝之來決非好意不然何從人之多也彌兵  
曰唉公何疑人之甚也假令日本欲略海外之  
國當遣猛將精兵來奚使俺等小人之爲吏檢  
舟中僅有數十副防身刀及鎡鋸耕耘具而已  
還備白甲比丹甲比丹意稍解乃許登陸彌兵  
等得入城謁甲比丹請受屢爲氓弗允請還本  
邦亦弗允留數月屢請不報彌兵謂衆曰甲比

丹不許。吾去留意不可測也。大丈夫入不測之地，常死中求活耳。衆憤然欲死之。一日昧爽，彌兵父子兄弟三人入城，衆從之，留於門外。三人挺身排闥而進，甲比丹猶寢在牀，驚起叱曰：汝等入人閨閣，何無禮也。彌兵咆哮奮前，擒之於牀，懷出匕首，擬其喉曰：汝有死罪，尚何咎人之無禮。左右欲刃之，小左新藏拔刀遮立，瞋目叱之。左右披靡不敢逼。甲比丹惶恐乞饒，命甚哀。彌兵曰：汝欲生，何不停城上放礮。甲比丹曰：謹奉命。曰：汝嚮所掠之貨，倍數還之。甲比丹曰：惟

命之從。從兵聞變，走入鬪於庭。其後入者頗爲礮所傷。彌兵乃左手扼甲比丹臂，右手執匕首，俱起。小左新藏擁其前後而出，夷卒不敢動。甲比丹傳命停放礮，令其卒鑿蠻船一隻，及日本船二隻，裝貨山積。彌兵入而檢之，乃欲拉甲比丹去。甲比丹曰：島民皆仰某指揮，某去則俛俛無所依。某有一兒，年十二，願代某從公。幸垂憐，彌兵許之。乃質其子及頭目數人，還報於鎮臺。鎮臺稟大朝，厚賞之。彌兵之名震一時。肥後國主□□氏聘而祿之云。

六年己巳二月杵築城主杉原伯耆守長房卒  
賜子吉兵衛重長遺封二萬五千石岡田中備領  
主伊東丹後守長次卒年七十賜子若狹守長  
昌遺封萬三千石大將軍病痘幾危殆酒井忠  
勝晝夜侍側竭心衛奉適至大廚見具二盛饌  
問之厨人荅曰一以奉駿河公忠勝投其一厲  
聲曰大君疾瀕危爲臣子者宜憂懼忘寢食而  
汝輩設心如此果何意也時大將軍未有繼嗣  
而大納言忠長威寵尙盛故忠勝云然春日局  
竊禱于東照廟曰大君不豫甚劇妾雖賤嘗乳

養之願得以身代焉賴宗廟之靈尊體得愈則  
他日妾罹疾誓不近醫藥也局忠而靈慧大將  
軍嘗餐不稱旨更命炊飯不能遽辨竟廢食局  
謂執政曰公膳多品其適口與否宜有之顧食  
以穀爲主若以失和而廢食則非所以奉養玉  
體也自今後宜炊稻麥諸穀七種至尊從其所  
欲其餘使宮人及厨下胥徒食之未必爲耗費  
且左右侍御之徒夙夜勤勞易餒卽頒餼餘亦  
一惠也局見宮人衣曳地甚長訓之曰婦人中  
衣以純白爲貴曳地則色易變且觸塵垢以侍

左右不敬宜兩手握裾踰蹻周旋不可過婉弱  
初吾夫祿薄吾自製襪其他針黹無不爲焉凡  
婦女不能爲裁縫織紵事爲不婦雖宮仕間宜  
學婦功且須每晨夙興梳粧勿使人見睡面也  
三月柳生又右衛門宗矩叙但馬守宗矩父宗  
巖本姓菅原氏右大臣道真之裔也世居大和  
柳生里因以氏焉以技擊雄於天下創一家曰  
新陰流宗矩繼父業亦稱海內無雙前大將軍  
及大將軍皆從受業弟子盈於四海一日有客  
踵門請謁曰僕有不戴天之讎搜索數載今乃

得焉詰且將赴鬪然小人未嘗習刀法願片言  
垂教宗矩曰以鋒擊人者收以鐔擊人者勝其  
人果獲仇大將軍嘗游品川別館宗矩從焉命  
侍臣角刀法管馬諏訪部文九郎善騎不善刀  
每對皆輸恚曰臣騎鬪則不敗試之衆不能克  
乃命宗矩宗矩既近數步駐馬候其來撲馬首  
馬驚因擊其人大將軍曰果然深乎技者也大  
將軍既學於宗矩欲究其精宗矩曰技以心爲  
要心得而技從不如參禪學心法乃薦僧宗彭  
竟得其要宗矩藉刀術論治道大將軍益喜嘗

曰吾爲政得之宗矩刀法居多後置大監察四員用宗矩任之累益邑至萬二千餘石宗矩同尉有小野次郎右衛門亦以刀法師於二大將軍初稱神子七典膳其師曰伊藤景久景久弟子有善鬼者術超等輩而其人憚惡不可教訓景久常欲殺之一日謂典膳曰欲使汝斬善鬼然其技實優汝吾有秘法曰夢想劍傳之足以克善鬼矣於是景久拉二人抵小金原謂曰吾試術於天下莫能相抗者吾志願畢矣吾有神方曰瓶割刀非汝二人莫可傳者然一方不得

伊藤景久  
神子七典膳

分授二人決輸贏吾授其贏者矣二人大喜拔刀決鬪典膳用夢想法斬善鬼景久大褒之復授瓶割法景久乃曰吾術盡傳於汝汝可以雄於天下吾其歸于佛矣遂去不知所之典膳宅於江戸近郊有滕折村劍客殺人而匿于民家村民訴于官請令典膳討之許之乃使小幡景憲爲監使率典膳往典膳立其戶外自呼姓名且曰若能與吾敵乎出與入從若之便劍客曰我聞典膳之名久矣幸快戰提長刀徐出典膳刀不過二尺進斷其左右腕顧監使曰列之否



景憲領之乃斃其頸烈祖召見而祿之賜米三百石肩其外祖父氏改小野上田之役力闢有功所謂七槍之一前大將軍賜偏諱名忠明復益二百石忠明上夢想法於大將軍甚賞之曰不唯刀法可用以為政矣汝莫傳子孫吾傳諸汝之子宗矩忠明子孫皆傳父祖術世為大將軍師時多刃人於路下令逐捕搆直舍於街陌實兵警備街舍之建自是始四月十七日大將軍登日光山拜闕宮廿一日大駕至自日光五月朔日蝕既七月以大將軍痘全瘳將張童舞

街舍

以壽之執政以前大將軍不喜華靡憚之囑藤堂高虎候旨高虎曰老夫眊眊似有觸旨應未必有嚴責乃微啓之前大將軍曰豐太閤時吾嘗見諸聚樂亭矣延張之內寢初擬作五闕前大將軍見第一闕訖乃還西城大德寺僧澤菴玉室江月爭階訴以犯律幽澤菴於上山玉室於棚倉宥江月八月再藤百助正勝卒安房某邑領主大將子彌三郎幼收其萬五千石而賜五千石大將軍臨土井利勝弟九月前大將軍亦臨之前後恩資無算利勝溫厚端正奉職恪勤不怠前大

將軍之傳統也。謂大將軍曰：吾有重寶七，以傳于汝焉。利勝居其一。利勝雖不學，明達理義，不惑巫覡言。卜人進年筮，曰：某月可慎。利勝曰：一言一動不可不慎，豈容有不慎之月日哉？且吉凶在人，不在月日也。谷河<sup>大</sup>領主桑山加賀守貞晴卒，無子，收其封二萬六千餘石，賜弟榮晴五百石，以奉其祀。十一月八日，天皇俄脫屣禪位皇女，是為明正天皇。前大將軍得報大驚，以為女主受統，遷都以來無其例。且世或謂外戚擅私矣，而勸思堅決，不可諫止。自是稱皇后曰：

東福門院使酒井忠世、土井利勝如京師，與板倉重宗議禪代禮。先是，天皇賦和歌，有遯世意。詞曰：葦原庸繁良波茂禮已加傳奏官知而不摩摩迪茂道有世仁有波古曾言至是，板倉重宗召源通村，責曰：公職在傳奏，親近御座，必知宸衷。蓋豫啓諸東府，通村曰：事既至此，不得謂之無知。假令有知，而從後言，余不為也。今武家為政，有臣告其君者，謂之何重宗曰：公須如江戶親分疏。於是召通村，留之三日。上皇嘗勅朕欲經游諸州，觀於名山巨刹，宜以某日備法駕。重宗不即奉勅，上皇怒其稽緩。

名詰故重宗曰臣關東賤隸事無大小必不得  
不取東旨上皇曰朕第欲拜神禮佛耳儀衛不  
須備何必告焉重宗叩頭曰死罪臣奉東旨守  
簡禁省若不依旨行事則爲失職必欲不俟旨  
而行乎臣以頸當車輪以過之天威咫尺臣必  
嘔血以死矣雖則死不得輒奉勅也上皇屢夜  
微行重宗詣院奏曰近者何物狡兒詭稱上皇  
夜過街市臣命士卒要之路此雖細事有關官  
家故奏微行乃止或有譖重宗於東福大后者  
太后乃告其罪於幕府大將軍召重宗親訊之

重宗叩頭伏罪竟無一言既退大將軍意其誣  
也使酒井忠勝再問之重宗曰安有欲伸一已  
之私而揚國母之過乎臣有罪當罷去不敢分  
疏大將軍感嘆乃慰勉遣之加阿部忠秋五千  
石并舊食萬五千石以爲小姓番頭

七年庚午正月柏原丹波領主織田刑部大輔信  
則卒賜子辰之助遺封三萬石二月臨堀直寄  
第初前大將軍聞直寄請台駕謂大將軍曰若  
從直寄請則勲舊侯伯皆將爭倣之無乃不可  
乎事乃寢土井利勝承間啓曰直寄請泣經歲

營構頗費資財今乃中停將失其意前大將軍  
 許之故臨焉三月村上後越城主酒井右近大夫  
 直次卒無嗣除封萬二千石三池後筑領主立花  
 主膳正種次卒賜子仙千代種長遺封萬石四  
 月松山和大領主織田信雄卒賜子出雲守高長  
 遺封三萬千石五月加松平信綱五千石并舊  
 食萬五千石六月喜連川領主足利左馬頭賴  
 氏卒賜遺封五千石於孫千代丸尊信是月江  
 戶地大震雨毛十一月高來肥城主松倉豐後  
 守重政卒賜子長門守重次遺封六萬石伊賀

高虎

國主藤堂和泉守高虎卒賜子大學頭高次遺  
 封三十二萬三千餘石初高虎與織田信澄不  
 相得及貴薦其子蘆尾昌隆賜之二千石復姓  
 稱織田信重人稱其忠厚嘗作遺誡一編述志  
 忠孝修文武等數條傳諸子孫高虎軀幹雄偉  
 膂力絕倫性勇邁饒智略初仕羽柴秀長方豐  
 臣太閤之興與加藤清正福島正則輩伍則足  
 以并馳爭鏖而以爲倍隸未甚顯獨烈祖知其  
 才甚推重之而高虎亦感其知深自結納自關  
 原之後壹竭忠於我烈祖視之同譜第將士而

前大將軍重加寵敬焉。有大事必咨謀及之。僧天海一日啓曰：今諸侯順從，天下無事，若使遷皇居於伊勢，公卿百官壹奉太廟祭祀爲職，則天子如神祇伯而幕府之尊自與天朝侔矣。高虎曰：不可。鉅藩宿將所悉，屈乎幕府者，以其能尊王室，重名器，以得萬姓之心也。如使天子如神祇伯，則諸侯將以此爲名，爭起兵以問侮蔑天朝之罪，是大亂之基也。烈祖深然其言。高虎奉幕府甚恭，嘗上言：東照宮之威德，天下黎元孰弗欽仰。然日光山遠矣，紅葉山在公苑中，不

得參拜，請作原廟於都下。許羣黎禮拜，以答景仰之望。許之高虎別邸在城東忍岡，地爽塏清淑，於是建原廟其邸中，及寬永寺立。高虎第入寺區，而廟亦爲大官所奉，是歲賜林信勝忍岡地五千四百步，以設學舍，育生徒。大納言義直爲捐貨以資構營，地與高虎邸接，亦爲靈區，植花卉於隙地，幽邃靚深，鬱爲絃誦地。信勝日侍大將軍，講說經傳，大將軍資性明睿，聞一知十，常謂烈祖提三尺，戡定禍亂，太公亦屢勞於軍旅，惟吾生享富貴，無功勞可稱，故吾常戒偷安。

以備不虞。至天下要衝之地。選人材以守之。庶幾莫以喪承繼之業焉。命長崎尹曰。薄海之內。有異姓代興。是我之耻。而非本朝之耻。若喪尺寸之壤於外國。實本朝之耻也。宜體吾斯意。以外寇爲警。其勿有怠焉。近侍永井某久疾新起。大將軍視其疴瘁曰。汝病患未全差。宜加頤養。因賜告數旬。其後侍側。問之米價。謝曰。不知也。又問他雜細物價。并謝弗知。大將軍不怡曰。夫閭閻瑣事。不可問。諸輔相故問之。汝儕耳。然官事鞅掌。或未遑及。今汝休暇數旬。身無重病。宜

訪求民事。以備顧問。而鹵莽度日。何其不用心之甚也。某自是日。使人走市問諸物價。人嗤其痴。曰。吾重君命。且以志吾過也。


昭代詩林卷六  
詩  
三

